

鄆川州志

第七

鄧川州志卷之十三

署牧烏程鈕方圖廣雲定

州人

楊柄鋗春樵
侯允欽雲坡輯

藝文志上

藝文與人物相表裏人物盛則藝文燦焉彼唐蒙藏書
經籍具備顧其時究未能有韜涵雅訓作文章冠冕則
賢才之抑塞沉淪久矣前明創制聿新賢卿牧輶軒所
經鳥鳩所臨文采風流頗有餘韻繼以鄉先正提唱風
雅蔚然作儒林正宗方諸日馭由啟明而遞升焉
國朝人文化成凡官之以經術爲治士之以六藝爲宗靡

不茹古涵今雕餽萬象駿駿乎益相與躡作者之堂而入其室鴻文鉅冊湘帙充盈矣爰擇其關於一邑政教禁令人心風俗及可式諸天下後世者爲上中卷而以古今詩體殿之掛一漏百遺珠纍纍則限於卷帙故也

鄧川新建儒學記

明提學何俊
郴州
僉事

鄧川州古荒服地自唐宋時俱爲蒙段所據或名遼蹠或名德源雖入版圖屬大理但羈縻而已至元世祖始置諸司而總隸雲南行省國朝因之仍轄於大理州治在玉泉鄉其形勝山峙象形水列川字極爲秀麗學居州治右建

於洪武十七年緣地勢卑下遇天雨連綿水無所洩常蓄
爲汙池成化十四年七月內偶值山水泛漲沙石洶湧市
民室廬十蕩二三而州治學校盡皆衝塌六七年來春秋
無享祀之所師生無講習之處誠爲缺典成化二十年春
巡撫雲南海虞程公移檄令土官知州阿昭興復然功大
而力莫能勝二十一年適監察御史袁州郭公廷璋巡按
至州公爲人剛果有爲肅清綱紀之餘拳拳以興學育才
爲務一見之頃慨然曰學校興廢人材盛衰係焉不有作
興無以表崇奉之意篤教誨之心遂銳志以修復爲已任

乃偕分守少叅平越楊君循德分巡憲僉宛陵董君萬紀
大理知府金川劉懷經叔理商確謀度周旋相視得地於
州治後之西南高明爽坦水山縈環可以永建宏基於是
各區畫白金五百兩以爲倡叔理又偕其同寅同知李樸
勸知州及郡中富而好禮者得四百餘以相助始專責李
樸董其事躬率大匠墾土築基斬木伐石陶瓦運甓經始
於乙巳之冬告成於丙午之秋左廟右學廊廡齋舍門牆
培陞無不畢具巍然煥然較列郡學校更偉觀焉抑又聞
學宮肇建後白鳥朝集白龜夜遊是年秋闈生員董暉楊

南金果登第自是士之躡育雲紝朱紫庸可計乎然凡作
養於斯出身於斯者當知所自以感發激勵乃可叔理以
余在南陬民部忝爲同寅今又督雲貴學政記不容辭夫
聖賢之道卽天地之道賦於人物爲五常見於日用爲五
品無賢愚之殊無夷夏之異能盡仁義之性則於父子也
親於君臣也義盡智禮信之性則於賓主也恭於夫婦也
別於朋友也信其不能盡者於是聖人立學校設師儒以
教之使民有以盡其性而由其道故士而藏修游息於學
校者不過明此道也講習討論夫經史者不過精此道也

窮而在下則以此化家邦達而在上則以此化天下始則其道有以成於己終則其道有以及於民庶能盡其性而由於道斯不負聖人之立教不虧天地之賦予而諸公興賢育才之盛心亦不孤矣余不佞敬伸此於記後非但爲鄧川士子勸且爲滇南士子勸尙其勗諸

重修河堤記

明御史楊南金州人

鄧川中界有河舊名瀾苴怯江首受鶴浪鳳羽諸水之合流南注西沮其兩岸沙堤迴環曲折迤邐至江尾觀永亭五十餘里堤有洩水渠東八西十四一州田疇資其灌漑

賦稅儲蓄軍民衣食胥此出焉往昔修築完固則數年賴以豐收否則立見饑窶嘉靖癸巳軍民具情上陳幸直指當塗楊公東兵備慈谿王公鎔太守句容夏公克義知遠方事體廢弛誠不一也拳拳民隱垂念鄧川河道爲害乃擇屬官之才猷可任者得州佐何彪千戶嚴經陳完等訪求往蹟知多年就緒之難由人心壞喪之故於是嚴定章程賞勤罰惰一時軍民感激翕然赴工無或後者其辦理之法則照先年同知蜀人李福成規隨宜經畫而詳處之堤高一丈有奇濶一丈五尺爲準分爲四門先令一門成

一段以爲式而各門悉倣效之每丁若干尺每甲若干丈
每段乘雨密種柳木若干株每日見工程若干分工始於
二月一日至月終畢由是堤防固而河無潰決之虞夫瀾
河之爲患匪朝夕矣上官之畏天命憫人窮者恒相繼而
至矣乃承委有司專心所事以副上之委任者僅一見焉
此鄧民之所以日卽淪胥而莫之或拯爲可悲也嗚呼修
築河道特百政之一尙如此其難鄧川他政可知矣民食
不足困悴逼之邇乃征調又逼之侵凌強暴又不時魚肉
之誠救死之不暇矣安望從教化哉議水患者有別開子

河之說不可謂無見並記之以告後之留心於民事者
河堤始築之由莫可考可考者此記耳昔高一丈今已倍
蓰水流愈仰民力愈困公當日已咨嗟太息言之迄今四
百餘年其堪爲痛哭
哭泣者可勝道哉

崇正祠記

楊南金

正德丁丑都憲王公懋中巡撫雲南首舉義典崇祀正人
以勵風俗凡生於地方並仕於地方者賢行善政取其大
節畧其微疵下之州縣儒學各舉以報竊嘗論之吾鄧自
洪武初年設儒學成化間有乘水患欲廢之附之府學者
宜春郭公紳巡按抵州知其事奮然曰官壞治亦至是耶

乃登山得地措白金若干擇才能府佐巴縣李君樸董其事不逾年而廟工完自是教養有所科甲聯鑣人文漸振矣噫當時不遇郭公吾人甯復有今日耶故郭公爲宜祀州境密邇鶴慶彼地有所謂活佛者其徒歲聚人馬數千肆行煽惑耗人財陷人軀命往往感召風雹洪潦猛獸盜賊之災而吾鄉爲所惑者迷謬至不可勝言良可悲痛宏治間莆田林公俊以憲副來巡目擊其患迺付活佛於一炬復明揭州境勢豪殘虐生靈諸事嚴諭諄諄於是愚民悟勢豪斂而災害尋息邇來俗易風移非復前日之可求

矣噫當時不遇林公迷謬之習與殘虐之政不知何所底
止也故林公爲宜祀若先年州守阿侯子賢州佐蜀人李
侯福陝人楊公琛者類能興利除害實惠及於軍民人誦
家傳曰碑無間於久近其鄉先輩如漢代之盛覽張叔邈
不可追矣近則楊君宗道以篤行倡一郡以明經教兩庠
雖不逮漢之二公然當文教初開之際能身履儒行爲鄉
人士先其芳徽有足多者夫百年之間數百里內上下有
所模範使吾人繩繩繼繼弗納於邪是林郭諸公正身以
正百姓以至有今日是皆不容不祀者也己卯春州佐荀

田曾公奇瑞恪承太府命擇學宮之左舊寺曰靈照者改爲祠從輿情也後之莅是地與生是地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務以諸正人共相勸勉誠不虛此盛舉矣若夫籩豆香火之末豈王公崇正人持風教曾侯力成盛舉之至意哉謹書其畧以爲記

姜公彌患記

楊南金

吾鄧世患有四武斷相仍無變也寇虐縱橫無禁也神姦惑亂無破也流潦衝激原陷隰淹無順而導之者也四患之相沿幾百年矣生斯土者豈乏崛起之士然一齊眾楚

故文不能變武斷盜賊時有誅捕而罔究厥因罔發厥究
故法不能禁寇虐闢邪時有毀除之令而其源弗塞其流
日長故正不能破神姦至於疏鑿濬導非無人力也而不
知審變通之勢懲抗政之豪故堤有不築者有隨築隨決
者流潦之患可勝言耶甲申春兵備憲副太倉姜公龍巡
厯至鄧南金叨溫泉里社之侍公目擊山澗流潦在在沒
民田廬嘆曰地無牧耶民何至此極也旣而詢及諸患公
蹙然不忍聞見視諸害若已致之隨治流潦從宜講畫檄
大理府別駕周侯昆俾尋源溯流順其勢而導之並委千

戶嚴經邑幕程董其事未五月而三堤告成曰廟後曰圓
井曰大水場也三堤共計四百丈有奇高濶一丈有奇堤
之麓雜植竹木堤之陽移水磨以爲衛而往者抗政之豪
亦不敢恣其阻遏其餘灌漑溝渠計十有九每流潦至決
一渠舉州爲壑仍責令居民採運木石爲分水合水之備
且清查兩岸之侵於強橫者六百丈有奇而厚培之於是
流潦之患悉除其武斷冠虐神姦之患公則抉其深隱著
爲明示其執迷不率者寘之法而殄其尤若輩亦皆縮首
回心若遠去然至州內各淫祠悉毀之揀其廢場餘料以

增鄉閭社學以建南北關樓以完諸隘口排柵以備正祠
公亭之用期後永爲準而有所瞻依也而州屯戍卒額外
加增之稅亦因之詳究而蠲除一月之內諸廢畢舉而鄧
邑之氣象改觀矣姜公其維持氣運者哉嗚呼武斷變則
人道興寇虐禁則人身甯神姦破則人心明流潦息則人
得資養於土地四患除而無窮之利自興一旦窮鄉變爲
樂土伊誰之賜也夫姜公之功德其及於漁者甚溥鄧特
漁之一隅耳一隅固不得專其惠而吾鄧父老子弟感激
於衷若私其人而惟恐其去者於是思之則歌之歌之未

已且長言之也因爲彌患記以風來政以寓吾民感激之私云

慈善妃廟記

國朝大理府知府馮甦

鄧川古遼暎詔地自古記載蒙舍謀併吞五詔建松明樓招諸詔以六月二十五日會祭遼暎慈善妃勸詔勿往詔畏蒙舍強不敢辭慈善妃因爲鐵釧約詔臂祭畢飲樓上蒙舍潛下舉火焚樓五詔俱死灰燼惟遼暎詔以鐵釧故辨其尸歸葬焉蒙詔聞之奇妃智逼嫁之妃閉城堅守絕食死蒙詔旌其城爲德源城予著滇考詳其事且以爲介